

「解放散文」未有穷期

□李林荣

为辽宁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一个人的现场：2023中国散文精选》写下这篇小序时，已是天寒地冻的隆冬时节。浏览书稿目录，想到列在第三篇的《〈疼痛史〉序》的作者周涛先生一个月前猝然病逝，本打算等全稿通过终审后跟他联系的念头，就这么倏忽间从一个实实在在的期待，变成了永无机会兑现的一份空想，不由得感觉有些沧桑。

作为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以致评论家的周涛，留在文本中和文坛上的姿态、形象和气度，一贯地潇洒旷达，也一贯地纵横激荡，光彩独具而又个性鲜明。30多年前，文坛内外，浮躁凌厉的阵阵热风乍起乍落，各体创作都面临呼应社会情境急剧变化的新契机和新挑战，向来低调的散文领域一时显得更加沉闷。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涛提出了“解放散文”的主张：

“一、决不按照现今的一些散文家的样子写散文，因为在我看来，他们的文学装腔作势，面目可憎。

二、现今的散文已经死了，真的散文正在将生未生之际；应该努力恢复20世纪3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创建的散文（杂文也是散文）传统，摆脱虚假文风的影响，给散文注入活力。

三、散文是一种很好的文学形式，是一个有作为的领域，它正期待着获得新的生命。

中国有数千年的散文传统。这种最自由、最诚实的文体，总是被浮华、虚假所禁锢，因此解放散文不仅是文学的事，它必将对整个社会的文字风气产生积极有益的冲击和影响，所以解放散文是一件有社会意义的事，它对文牍主义、八股文风、假话空话、标语口号和文字图腾必将产生作用。

只有真正的文学家痛感文风虚假、世风萎靡，也只有他们有力量把一种文学形式从束缚下、从可笑的花拳绣腿下解放出来。他们的无拘无束的生命活力投向哪里，哪里就呈现出活泼泼一片生机、一片光彩！

所以我对散文只有一句话：解放散文！”

最初从《中国西部文学》杂志1990年第9期登载的一篇周涛散文研讨会中披露的这番“解放散文”的宏论，对散文的现状多有恨铁不成钢的冷峻指责，同时，对于通过释放散文的文体活力来振拔文风世风的前景，却又满怀热切期待。事实上，今天回望上世纪90年代文化散文、学者散文和新散文潮起潮涌、波浪竞速的“散文热”局面，论其成型的时间点，也恰在遥远的西部文坛上响起“解放散文”的号角之后。

确如周涛当年所说，我们眼前的散文，承源远流长的传统而来，随丰厚驳杂的现实而行，然后，又将奔苍茫茫辽阔的未来而去。每一位置身当下时代语境的散文作者和散文读者，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有意还是无意、主动还是被动，都游走传统、现实和未来的衔接地带，扮演着时间隧道里的信使和历史长河中的见证人的角色。在动态的历史脉络和神形流变中，散文的命门始终紧扣着的是不落窠臼、不拘定势的一团滚滚升腾的鲜活气。凭着这股鲜活气，像宁肯描述的那样，注定只能由作者或者读者独自沉浸其中的斟词酌句、调配想象的“一个人的现场”，也就有了关联全世界和收缩全世界的奇异力量。

30年前，我还是个刚刚准备把散文研究当成自己主攻方向的学生，看到周涛疾呼“解放散文”的报道后不久，发现新创刊的《美文》杂志上，也亮出了贾平凹召唤“大散文”的旗号。当时我的感觉是，虽然他们立论的名目和调门不太一样，但他们之所以会有这些貌似标新立异的说法，想必都是因为对散文把握现实的力道和深度正在严重衰减的情形产生了强烈不满，以至于不得不挺身而起用力叫喊几声，哪怕矫枉过正也在所不惜。30年来，中国散文创作整体格局和整体气象的实际变化，已经可以确凿地证明，周涛的“解放散文”和贾平凹的“大散文”都是播洒在散文园地里的及时雨和清醒剂，他们的口号没有白喊、论说没有白费。

即使在新世纪第23年的散文创作收成里，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辨认出风采各异的文本中，还是蓬蓬勃勃地流转着“解放散文”的精神气息。（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

责任和使命，从来没有缺席

□李师森



长诗《狂雪》镶嵌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悼念广场一面大理石墙上

王久辛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诗人，长诗《狂雪》是他的代表作。33年前，王久辛在创作《狂雪》时，一定没有想到，这部500余行的诗作，会荣获国家级的文学奖项，而且是首届“鲁迅文学奖”。他更不可能想到，所写的这首长诗，会被制作成长39米、宽1.2米的铜质诗碑，进入国家公祭场所，镶嵌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黑色花岗岩石墙上，为世人传颂。

王久辛写《狂雪》，是在不期而遇中把内心照亮了，把自己点燃了。沉潜于心中的那一腔热血和情愫，要借一个特定的机缘绽放，王久辛找到了它、抓住了它，心灵深处的悲愤和慷慨在被唤醒，沉郁而激越的诗情在被引发，《狂雪》从此诞生。

王久辛回到历史现场。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国破家亡、苦难深重，是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英勇抗争。在惨绝人寰的

“南京大屠杀”面前，他的心灵在震颤，他滴血含泪地控诉和声讨侵华日军的暴行：“我”在场、“我”是被加害者、“我”是30多万名遇难者之一！掠过半个多世纪的烟雨风云，“我”又是今人，而且“我”还是一名军人、一位军旅诗人。“我”在激愤中沉思，在警醒中领悟。“我”回首悲怆、激越的历史，把目光更坚定地望向未来：有“那人把的铭心的往事”，有“硝烟和血光交织的岁月”，更有“这岁月之上飘扬的、不屈的旗帜”。王久辛的诗在传达信念、力量和意志。

责任和使命，从来没有缺席，如同正义和良知。97年前，一群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创办开明书店，以关心国家民族前途为己任，以塑造中国青少年现代新形象为侧重，传播先进思想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形成进步、引领、服务、创新的“开明传统”，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先声。24年

后，紧接着新中国的成长脚步，青年出版社应运而生，用优秀文化精神产品为新中国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不断丰富中国青年精神世界，不断增强中国青少年精神力量，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不懈追求。现在，《狂雪》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以全新面貌出版，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少年认识历史、面向未来提供帮助。

久辛是我的朋友。1990年，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时写作《狂雪》，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杂志工作，因为工作上的往来，也因为同龄，我和他、和军艺同届的很多学员成了联系不断的文学朋友。一些年过去了，得知王久辛的诗集《狂雪》，要在我供职过的中青社出版，更直接与今天的青少年沟通对话，真的是为他高兴。

（作者系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原总经理）

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没有边缘地带，也不存在置身边缘的诗人。一首诗歌指向的无尽，是心灵世界，那里是出发地，也是回归地。相对于青年诗人的写作，《收获》主编程永新的诗歌更接近里尔克所论及的“经验”：“只有当回忆成为我们的血，成为眼神和表情，只有当它们无以名状、再无法与我们分开，唯有如此，一首诗的第一个字才会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在回忆的中心出现，从那走出来。”

近读程永新的《我早已经是草原之子》《月光下的室韦》《满洲里的太阳》时发现，他写作这三首诗歌的时间跨度为三十几年。就诗歌背景而言，那是我熟悉的、曾与他一同行走过的内蒙古东南部草原。还有一个心理背景，那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从我们相对年轻的时代起，就一直推动着我们，它从不发声，但从未消失，那是文学（诗歌）特有的启示、浸润与激励。

对这个实例的解析，关于诗歌，被发现的、沉淀的、珍存的、回望的，无不闪现出光芒。在程永新诗歌的内部有一片蓬勃的草原，那里贯穿着一些同样发光的河流。当他在他的诗歌里真切感受到一种迎面而来的高原气息，看到牛羊马群成为坦荡草原最美的点缀时，我就想说，那是诗歌的记忆，人的年华易逝，尘世喧嚣，可诗歌却能永远保持诞生时刻的面容。

一位编辑家的诗歌，他在时间中重拾了旅途所得，他的诗歌语言，在一片自然的结构中，慢慢显露出草原溪流的形态；牧歌随之而来，草原上马蹄声急骤，空中鹰隼扶摇。那些牧人，他们以坚毅和热血之心守护着一部史诗，最感人的意象是天与地。永新用三十几年时间提炼的，是那片草原慷慨的赠予。那是什么？那是如诗人吉狄马加在诗歌《火焰与词语》中所颂：“当我把词语/掷入火焰的时候/我发现火塘边的所有亲人/正凝视着永恒的黑暗/在它的周围，没有叹息。”

这种实例很多，是编辑家，同时也是优秀诗人作家的，我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不说专业诗刊的编辑家们，就说综合期刊的编辑家，永新应该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位。他写作诗歌，完全服从行走中的感觉，那种隐隐的闪烁与呼唤，促使他选择了更容易倾注的文学文体，这就是诗歌。他的诗歌之所以深深打动我，除了取材于我故乡的草原，就是他诗歌里那种秩序井然、层次分明、语境厚重、意境优美的自然景观了。

编辑家写作诗歌，在此我仅指程永新这样在《收获》上编发了很多深刻影响了当代小说的小说之后，才开始写诗的编辑家，其外延的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由程永新主导开辟的《收获》“明亮的星”栏目，甫一推出，即在文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这是与诗歌密切相关的又一实例。这个栏目的基本形式是在每期《收获》上推介一位诗人并配发这位诗人的新作。这个平台，如今已成为写作者、被推介诗人和诗歌的荣誉。

在程永新的专著《一个人的文学史》里，

编辑家的诗歌

□舒洁

我们同样可以读到不会消失的诗意，他用诗意笔触记录下来的，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其中的一些章节细节描述生动、翔实，文学史料价值极高。

我所认识的程永新多年遨游于文字海洋，他见过惊涛骇浪，在一条无形的大船上。他眼前的这条“船”每“靠岸”一次，就意味着一篇新作品在《收获》上诞生。对他职业的另一种解读是，漫步于精神世界，他所听到看见的、属于人的喜怒哀乐，仿佛难逃宿命。文学（诗歌）存在的意义是如何开释孤独苦闷的心灵，这种只能出现在求家长路上的光芒，哪怕再细微，也会传出慈悲的心语。是的，诗歌，就是将类似的心语写出来，然后通过阅读的双眸，将慈悲还给心灵。程永新的诗歌是开放式的，其内在的气质恰如其人，人与诗相融，在他的身上和诗歌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程永新诗歌地图上的等高线呈上升形态，只要确立一个经纬度，我们就会找到神奇的一点。有一条曲线，已经蜿蜒上升了数十年。从地理空间凝视心理空间，他的诗歌标识鲜明独特。他的诗歌语境有时如纵马草原的骑手，他听到的风声，看到的山河就是诗歌意象；有时如深情歌唱的歌手，他热爱的、感觉到的就是诗歌。他的诗歌《我早已经是草原之子》和《月光下的室韦》最大的差异性也是在这里，那是骑手和歌者的差别。到他写出《满洲里的太阳》时，诗歌里骑手和歌者这两种身份就融为一体了。

诗歌是养育了我们的自然世界通过色彩、声音、四季轮回作用于我们心灵的感知，这是潜移默化了的浸润。一切自然之语，你能想到的，你记忆里的，即使你仅仅看到一棵树的变化，你就不会否认，我们是自然里的一部分，我们存在于相对的永恒里。而诗歌，却能够将物理的生命无限延长。诗歌的意义在于此，一个诗人，也只有以诗歌领受自然的暗示，用最诚挚的诗歌语言对大自然说，我听到了，我听懂了其中最让人感动的旋律，就如母亲时代的歌谣。

在程永新的诗歌中存在对自我的平和劝喻，他时而让回望自由驰骋，时而停在某处放声高歌，直抒胸臆；被诗歌折叠的旅程，将遥远的往昔拉至近前，就在那里，仿佛就在昨天，所思历历在目，随感形如流水。程永新诗歌的辨识度极高，作为极具权威性的编辑家，他不会让一个不洁的文字入诗。这非苛求，阅读中外诗史，那些永存于人类心灵的诗人与诗歌，无不历经对自我心灵的一再沐浴，他们中的多数，一定是在洗净双手后，才会接近一首诗歌的第一个文字。正如程永新在《月光下的室韦》一诗中所展示的：

我多么渴望一步步走进你的内心
任湖水轻轻荡漾琴瑟彼此和鸣
月光下的室韦像个沉默的老人

在青春的延长线上

——评《穿过北大校园的漫长青春》

□张明月

作为“70后”作家群体的一员，朱家雄的文学图谱上始终环绕着“青春校园”“北大”两大主题，《穿过北大校园的漫长青春》也不例外地延展在这一路线之上。这本最新随笔集共有六辑，收录了朱家雄近30年来创作的有关校园、青春、成长和文学话题的精选文章。文章写作或修改时间自1993年始，2021年终，既有对经历的即时记录，又有对记忆的经验重组。穿梭在时光之匣中，不难看到作者的笔力与思考逐渐由青涩稚嫩抵达成熟而智性，其间一以贯之的则是真诚和朴素的语言风格及观照世界的赤子之心。

第四辑《天马行空的诗思》可谓作者文采和诗情的集中焕发，既有《血或水：从诗歌写作中拧出的体液》《海子：来自乡村的歌手》《诗人的道路》一类对诗歌特质、诗人个性进行分析的感性之作，又有《点击〈北大情诗〉》《北大与中国新诗》《特殊时期的中国诗歌》对诗歌谱系的勾连和对诗歌问题的独到见解，以及《诗歌与青春同在》对自身诗歌创作经历的真情剖露。诸篇行文晓畅，浸润着作者的诗识、诗性及对诗歌的热忱。第五辑《真诚用心的阅读》记录着作者个人化的文学阅读和观察体会。《史诗气度》《〈红楼梦〉怎么就成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国学素养和积淀，《倾听成长的声音》《〈山羊不吃天堂草〉的语言艺术》对文本的细致解剖必以作者敏锐而纤细的文学感受力为支撑，《想说忘记不容易》《“哈佛题材”走向之谜》又深具把握时代文化状况的精准眼光。朱家雄始终以亲历者、旁观者和记录者的身份扎根文学现场，与同代作家共同成长，第六辑《两代新锐的奋斗》所收录的七篇文章倾注着他对于“70后”作家群体的深厚情感。作者从命名问题到写作优劣再到创作困境密切关注着“70后”作家的创作及存在状况，并为打破这一群体的沉默情形发出了诚挚的呼吁。即使“80后”：

他知道所有的爱与生死和灵魂转世的秘密
程永新的诗歌，是诗人自己的心灵纪实。不得不说，写作这样的诗歌，他至少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承载特质明显的文本，这就是，他的诗歌是依附于一个辽远源头，他对汉字的态度足以说明，在他以诗歌的形式组合汉字时，他的心里有一片山河，罔极之恩，拳拳服膺，田连阡陌。他在诗歌中构建了一种观念，在此生，每一步行走都值得等待和拥有，每一瞬时光都值得回忆和珍藏，每一行诗歌都值得求索和尊重。

我在此文中推介一位编辑家的诗歌作品，目的很明确，我们需要借鉴，我们需要从那些从未承认过自己是诗人的诗歌中获取一些启发，我们对待诗歌，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态度？阅读编辑家的诗歌，他们的进入方式、表达方式、抒情方式、结构方式、语言方式，你会感觉到陌生吗？在《我早已经是草原之子》中有这样的句子：“手心胎记流传洪荒故事/善饮的人啊配得上马奶酒的绵长。”如果你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和没有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你就无法准确理解诗人的描述。关于手心胎记，蒙古族有这样一种解释，一个婴儿降生，如果他（她）的手心有紫色的胎记，那么他（她）就是黄金家族的后人。这个解释固然有某种理想和心愿的色彩，但也不失优雅。说基因，如果与血脉相连，总有它的合理性。我表达的重点不在这里，我是在阐释永新的诗歌，我再问，你会感觉到陌生吗？美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他的《西方正典》中这样说：“正如我们不断发现的，陌生性是进入经典的基本要求之一。”新诗发展的历程已经够久，难道我们不需要富有价值的借鉴吗？

每一首诗歌都有自己的成长经历，这个过程不取决于诗人的经验，它是伴随着诗人情感的，在起伏中突然发出明亮的光，或某种声音。这不是通常所说的灵感。纯粹的、有血肉的、能够透过表象看到更深层次的诗歌，不会避开成长的经历。所以，阅读一位编辑家的诗歌，我必然会想到一个酝酿期，这也不是编辑家的习惯，这是等待——当程永新在贡格尔草原上触碰到某种灵犀时，他没有急于表达，他带着清晰的感觉返回了都市。有一天，那种感觉再次出现，他开始书写，那种隐隐到来的，已经在途中走了很久——这就是一位编辑家创作一首诗歌的酝酿期。《我早已经是草原之子》这首诗歌，只看标题，就知道程永新等待了多久。

关于诗歌写作，我不清楚程永新是从何时开始的。我可以见证的是，在以往33年里，我们一同走过的旅途中从未离开诗意。2015年，《收获》开设了“明亮的星”栏目，以此发轫，在《收获》上出现了对诗人的推介和诗歌。更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永新以他的诗歌创作，成为我们亲切的同道。

（作者系现代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蚌埠学院客座教授）

又一代人崛起》《韩寒的文学史焦虑》两篇文章将目光聚焦于后起之秀，但作者对问题意识的起源、视点的发出仍不脱对“70后”作家的挂牵。

书中一众篇什不见得都发生于北大校园这一具体场域或者与北大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作为文学高地，北大哺育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文学青年，成为他们开启梦想与人生的园地，也塑造了他们的精神气质和感觉结构。以之为精神原点，朱家雄以“北大”的自觉缓步记录着自身的见闻感怀和生命行迹。

《穿过北大校园的漫长青春》既有历史的回音，又有当下的声响。这些刻印在时光中的文字绝非只是作者的一己之见，而是代表着“70后”一代人共通的经验 and 心曲，见证着文坛的流转变化。青春短暂之感伤、回忆漫长之自怜等况味在文中皆被扫荡，“漫长”这一厚重定语并非对阶段性生命时间的修饰，它不带有岁月沧桑变换下的咏叹调及抑制不住的悲感之感，而是一种文火慢煮，北大带给一代未名学子的精神滋养在时间的发酵中慢慢蒸腾，青春在一次次咀嚼和回味中延续，仿佛从未中断。跋涉在青春的延长线上，作者始终不变的是对文学初心的凝望和坚守。沉浸在那些带有现场感的讲述当中，读者们的体验正如作者评《红瓦》所言：“载着我们的回到了那阳光、温暖而摇晃的岁月，身体拔节上蹿的声响又回荡在耳畔。”这或许便是“漫长青春”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